读史札记

清人对明懿安皇后之想象

——《明懿安皇后外传》考证

张　慧

最为详细记载明代选后之书当属《明懿安皇后外传》（以下简称为《外传》），该书署名纪昀，并为今人所认同，收入《纪晓岚文集》[①]。目今可见的明代选后史料甚少，而《外传》详述了明熹宗时选皇后的细节及过程，故该书一直为学术界所注重，如程彩霞《明代皇后群体扫描及特征分析》[②]、丘良任《明代的选秀女》[③]等文便援引其选后内容，因此《外传》是研究明代后妃制度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。虽有学者对该书存疑，如邱仲麟《明代遴选后妃及其规制》[④]便指该书是一部伪作，商传《明懿安皇后死事疑案考》[⑤]便否定了《外传》所记懿安皇后之死之说，尚有他文[⑥]亦认为《外传》不可为信史。然而目前尚无专文深入剖析该书的真伪，故极有必要对《外传》是否为纪昀所作，其内容是否真实等问题进行一番考证。

一、自序中涉及的关键人物

《外传》之首是一段自序，亦是后人认定该书为纪昀所作的重要证据，内容如下：

> 乾隆四十五年，余从友人处借得书一册，曰《圣后艰贞记》，盖仿传奇之体。记明懿安张皇后道客魏之衅，以逮国变，殉节也。是书为合肥龚芝麓尚书所作。尚书自叙：素客太康伯张国纪幕，知其家事。后又遇明太监王永寿、陈启荣等，为谭明季宫中事，而述题懿安皇后事尤详。因据所闻记之，凡二万余言，分为上下两卷，皆实录也。余惜其纪事稍繁而又未经刊布，偶有一二钞本，讹谬滋多，以是传者益寡，乃为正其误、删其留，并博考诸史之可信者，掇拾成篇，犹得五千余言，改题曰《明懿安皇后外传》，藏之于家，以便观览焉。庚

[**收稿日期**] 2015 - 01 - 14
[**作者简介**] 张慧（1983—），女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，天津 300071；zh100866@163. com

① 纪昀：《明懿安皇后外传》，孙致中等校点，《纪晓岚文集》第三册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5 年，第 1—10 页。

② 程彩霞：《明朝皇后群体扫描及特征分析》，《江西社会科学》2007 年第 10 期。

③ 丘良任：《明代的选秀女》，《紫禁城》1993 年第 1 期。

④ 邱仲麟：《明代遴选后妃及其规制》，《明史研究》第 11 期，（台北）中国明代研究学会，2008 年 12 月。

⑤ 商传：《明懿安皇后死事疑案考》，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82 年第 1 期。

⑥ 彭勇执笔的《明代宫廷典制史》“明代皇室婚礼”一章，便指出该书“不足为信史，尤其不当认为有明一代近三百年之规定”，（见赵中男等著：《明代宫廷典制史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2010 年，第 267 页。）潘岳：《明代女官研究》（中央民族大学 2012 年硕士论文），也认为《外传》不可为信史，但只是开列几处学者质疑。

子六月纪昀自叙。[①]

据序言所记，《外传》是纪昀据《圣后艰贞记》（以下简称《艰贞记》）改写而成的。因龚芝麓曾为懿安皇后之父张国纪的幕僚，故知晓皇后的详细生平事迹，且龚与太监王永寿、陈启荣相识，对皇后的结局也十分了解，方书《艰贞记》。但龚芝麓、张国纪、王永寿、陈启荣是否真的相熟，值得推敲。

龚芝麓即龚鼎孳，其号芝麓，是著名的文学家。但在同代人口中，龚鼎孳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。他曾有两次失节经历，第一次在李自成攻陷北京之时，“鼎孳从贼，受伪直指使职”[②]；第二次是清军入关时，他再次降清。在明朝士人口中，多用鄙夷之语谈其失节之事，如“龚鼎孳降贼后，每自言：欲死，小妾不许。小妾，所娶秦淮倡（娼）也”[③]；追随清朝的士人则仅谈他的文采和清时的经历，鲜少涉及其明时之事。

据载，明时龚鼎孳曾“授兵科给事中”[④]。入清之后，“龚鼎孳……崇祯甲戌进士，历官兵垣，我朝以原官召用”[⑤]，“及睿亲王至，遂迎降，授吏科给事中，改礼科，迁太常寺少卿。顺治三年，丁父忧，请赐恤典。给事中孙垍龄疏言：鼎孳辱身流贼，蒙朝廷擢用，曾不闻夙夜在公。惟饮酒醉歌，俳优角逐，闻讣，仍复歌饮，留连冀邀，非分之典，亏行灭伦，莫此为甚。部议降二级。寻遇恩诏，获免，累迁左都御史。”[⑥] 此后，他经历“再谪，再起，复都宪，晋刑、兵、礼三部尚书”[⑦]。

张国纪是明懿安皇后之父。据记载，“今选得河南开封府祥符县监生张国纪长女为皇后”，而后“钦授鸿胪寺卿张国纪为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，妻陈氏封夫人”[⑧]，由此看来，张国纪的升迁经历并无出格之处。明熹宗在位时，魏忠贤与客氏当道，二人曾唆使刘志选、梁梦环，“先后劾国纪谋占宫婢韦氏”，张国纪因此获罪入狱，后得李国普进言：“君、后，犹父母也，安有劝父构母者?”方才得以释放。此后，有关张的记载极少，至崇祯时，他“以输饷进爵为侯”，随后，他便死于农民军之手。[⑨]

从龚、张二人的记载，未见两人存有私交的证据。且明朝为防外戚擅权，禁止外戚同朝臣之间结交。虽龚鼎孳的官位不高，不太可能为张国纪的幕僚，龚亦无可能会知晓皇后的事迹。

王永寿是明末宦官。据记载，“累月李自成入犯，思陵将殉社稷……宫监王永寿方从懿安皇后宫至，白帝，曰：懿安皇后业缢死宫中矣。”[⑩] 又据《蠡勺编》记，“甲申三月，后闻变，自经，永寿目睹其死。”[⑪] 明亡之后，此人“削发为僧，往来西山间，谈及故宫事，辄语人云。”[⑫] 仅可知王永寿是懿安皇后自缢的见证者，难以断言其是否详知皇后的其他事迹。另一位宦官陈启荣，笔者并未查出此人的相关记载，他与皇后有何关联也无法知晓。

---

① 《明懿安皇后外传》，台湾大学总图书馆藏《帆峭楼》本影印本，《丛书集成三编》第 86 册，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97 年，第 509—516 页。

② 赵宏恩：《（乾隆）江南通志》卷 167《人物志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511 册，台湾商务印书馆，2008 年，第 820 页。

③ 谈迁：《国榷》卷 102，崇祯十七年六月丁卯，中华书局，1958 年，第 6116 页。

④ 《清史列传》卷 79《贰臣传乙》，中华书局，1987 年，第 6593 页。

⑤ 赵宏恩：《（乾隆）江南通志》卷 107《人物志》，第 820 页。

⑥ 赵尔巽：《清史稿》卷 489《列传 · 文苑一》。

⑦ 赵宏恩：《（乾隆）江南通志》卷 167《人物志》，第 820 页。

⑧ 《明熹宗实录》卷 9，天启元年四月丁丑、癸未。

⑨ 张廷玉：《明史》卷 300《外戚》。

⑩ 纳兰性德：《通志堂集》卷 17《渌水亭杂识二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419 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 年，第 467 页。

⑪ 凌扬藻：《蠡勺编》卷 17《懿安皇后之诬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155 册，第 374 页。

⑫ 纳兰性德：《通志堂集》卷 17《渌水亭杂识二》，第 467 页。

由此看来，并无证据可证龚、张、王、陈之间存有私交或某种联系，《外传》自序的内容疑点重重。

二、《外传》自序、末尾跋记及内容的问题

《外传》自序还与他书自序存在雷同。《明熹宗后》有一处观奕翁的自序，内容如下：

> 观奕翁曰：乾隆四十五年，余从友人处借得一书，曰《圣后艰难记》。盖记明天启张皇后遭客魏之衅，逮国变殉难。系龚芝麓尚书所作，尚书常客太康伯张国纪幕中，因据所闻记之，余惜其稍繁，遂加删节，以便观览。①

两篇自序的内容大致相同，最大的区别在于一称观奕翁所写，一称纪昀所作。虽然纪昀道号观弈道人，② 但绝非观奕翁，观奕翁是何人亦不可考。但两篇自序均提及龚鼎孳之书，一为《圣后艰贞记》，一为《圣后艰难记》。虽书名略有差异，但应指同一本书。《外传》与《明熹宗后》的自序内容如此雷同，绝非巧合。对照两书内容则发现两书存在抄袭之嫌。

《明熹宗后》与《明懿安皇后外传》部分传文对照表

《明熹宗后》	《外传》
懿安皇后张氏，明熹宗之配，讳嫣，小字宝珠，河南祥符县人。父张国纪，诸生，家贫甚，晨起为人征租，见弃女于道旁，卧雪中，不死亦不啼，怪而视之。适有异僧过其侧，谓国纪曰："此女当大贵，可收养之。本兜率天中司花女，因尘心未净，谪堕人间，将使饱经忧患，乃归真耳。"语毕，忽不见。国纪乃抱女归，育之。时万历三十五年十月初六日，即懿安皇后也。	按懿安皇后张氏，熹宗哲皇帝之配也。讳嫣，字祖娥，小字宝珠，河南祥符县人。父张国纪，明诸生也。家贫甚，晨起为人征租，见弃女于道旁，卧霜雪中，不死亦不啼，怪而视之。适有异僧过其侧，谓国纪曰："此女当大贵，并将大子之门，可收养之。"又问之乃曰："此女在兜串天宫为司花仙女，因尘心未净……谪堕人间。……他日谴期既满，即归真耳。"异僧语毕，行数步，忽不见。国纪乃取女归，育之于家。时万历三十五年十月初六日，其女即懿安皇后也。
天启元年，熹宗将举行大婚礼。先期选天下淑女，年十三至十六者。有司聘以银币，其父母亲送之。以正月集京师者五千人，后亦被选入京。内监选女，每百人以齿序立，内监循视之，曰：某稍长，某稍短，某稍肥，某稍瘦，皆扶去之。	天启元年，熹宗将举行大婚礼，先期选天下淑女，年十三至十六者。有司聘以钱币，其父母亲送之。以正月集京师，集者五千人，后亦被选入都。天子分遣内监选女。每百人以齿序立，内监循视之曰：某稍长，某稍短，某稍肥，某稍瘠，皆扶去之。
时熹宗乳母客氏，年三十矣。望之尚如妙龄女子，以妖艳惑帝，封奉圣夫人。客氏见后，乃大惊，愧心忌之，乃谓帝曰："此女年十五而已，若是之丰硕，他日长成必更肥大，少风趣矣，安得为首选?"乃指王氏曰："此女甚婀娜。"而帝意属后，乃复请于太妃，以决之。太妃知帝意，乃曰："此三女皆姝艳绝伦，飞燕、玉环不能过。若论端正有福，则推张氏女矣。"议乃定，以后为中宫，封王氏为良妃，段氏为纯妃。	初熹宗乳母客氏，年三十，以妖艳惑帝，封奉圣夫人。及选婚，客氏从旁评骘，见后大惊，忌之，乃颦蹙曰："此女年十五而已，若是他日长成必更肥硕，少风趣，安得为正选?"指王氏口："此女甚婀娜。"帝念早属后，乃复请光庙赵选侍决之。选侍曰："三人皆姝艳绝伦，古之昭君、玉环不能过。若论端庄有福、贞洁不佻，则张氏女又其上也。"乃定后为中宫，而以王氏为良妃，段氏为纯纪。

此外，有关皇后损元子及李岩义救皇后等内容也都基本相同，两书有明显抄袭的痕迹，究竟哪本是抄袭之作，值得深究。《虞初广志》也收录了《外传》，在其末附一跋记，如下：

> 此案传为纪晓岚先生未刻之稿。先生得龚尚书所著《圣后艰贞记》，谓其纪事稍繁，重为删订，复博考他书，自《明史》而外，若《明季稗史》，若《明季南北略》，若《荆驼逸史》，若《酌中志》、《甲申传信录》、《春明梦录》、《彤史拾遗记》、《天启宫词注》诸书，无不征引，作为外传一篇，藏于家中。同治庚午，余得于京都厂肆中，读之觉其叙事有法，得史汉之神韵……百余年来钞本绝少……良为可惜，用亟付梓，以广阐扬之志云。西湖散人跋。③

据此跋所言，《外传》是西湖散人在同治九年（1870）偶得，此前《外传》从未得刊刻且不为人

---

① 张培仁：《静娱亭笔记》卷 4《明熹宗后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181 册，第 672—676 页。

② 参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该书中作者都记作"观弈道人"。

③《明懿安皇后外传》，姜立群编：《虞初广志》卷 1《虞初卷补 · 明懿安皇后外传》，影印光华社 1915 年版，上海书店，1986 年，第 50—51 页。

所知。至于西湖散人的身份也是扑朔迷离。

赵诒琛《峭帆楼丛书》也收录了《外传》，并记述了他获得并刊印《外传》的经过：

> 十年前，余检理桐城箫敬孚先生藏书，得钞本《明懿安皇后外传》一卷，纪晓岚先生重为删定之本也，末附西湖散人跋，不知何许人。跋中虽云用亟付梓，恐未实行。……至宣统三年，始寿梨枣印百本行世……不意惨遭变故，板毁于火。今冬重刻，又行于世。乌乎！传钞孤本，非余录副刻行，必不能流传。……世之士大夫苟遇罕见书，以余心为心，庶几保存十一于千百也。乙卯孟冬，昆山赵诒琛识于信义镇旧宅北楼。
>
> 宣统三年夏四月新阳赵诒琛校刻。
>
> 癸丑复板毁，乙卯重刻。①

赵诒琛所得《外传》本是清末藏书家萧穆所藏之书。赵诒琛并不清楚西湖散人的身份，但赵诒琛直言《外传》并未如西湖散人跋记所言，被刊行于世，故赵诒琛当时是首次见到《外传》一书。

无论《虞初广志》还是《峭帆楼丛书》，所收录的《外传》均是清末版本，未见更早的版本。若《外传》确是纪昀所作，为何纪昀《纪文达公遗集》② 未收录此书？难道后人在整理纪昀的作品时，独独疏漏了《外传》一书？更重要的是，《外传》与《明熹宗后》存抄袭关系。而《明熹宗后》收录于张培仁《静娱亭笔记》，张培仁是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年丁未科进士③。从时间上看，张培仁早于萧穆、赵诒琛，其藏书时间也应早于二人的藏书时间。且西湖散人所言时间极可能是杜撰之说，所以，《明熹宗后》出现的时间应早于《外传》。加之，外传的序言和内容多不符史实，由此推断，应是《外传》抄袭了《明熹宗后》。

《外传》不仅抄袭了《明熹宗后》，在选后体查上，又与《汉杂事秘辛》（以下简称《秘辛》）④ 的内容相似。

《汉杂事秘辛》、《外传》体查传文对照表

《汉杂事秘辛》	《外传》
姁为手缓，捧著日光，芳气喷袭，肌理腻洁，拊不留手。规前方后，筑脂刻玉。胸乳菽发，脐容半寸许珠，私处坟起。	分遣宫娥之老者引至密室，探其乳，嗅其腋，扪其肌理。
商女女莹从中阁细步到寝，姁与超如诏书周视动止，俱合法相。超留外舍，姁以诏书如莹燕处，屏斥接侍，闭中閤子。时日晷薄辰，穿照蜃窗；光送著莹面上，如朝霞和雪艳射，不能正视。目波澄鲜，眉妩连卷，朱口皓齿，修耳悬鼻，辅靥颐颔，位置均适。姁寻脱莹步摇，伸髻度发，如黝髹可鉴。围手八盘，坠地加半握。	复遣宫娥引至密室中复视，循旧例也。顷之，宫娥以所见还报。是时后年十五，厥体颀秀而丰整，面如观音，色如朝霞映雪，又如芙蓉出水。鬓如春云，眼如秋波，口如朱樱，鼻如悬胆，皓齿细洁，上下三十有八，丰颐广額，倩辅宜人。领白而长，肩圆而正，背厚而平，行步如轻云之出远岫，吐音如流水之滴幽泉。
不痔不疡，无黑子创陷及口鼻腋私足诸过。	不痔不疡，无黑子创陷诸病。

《秘辛》与《外传》的体查内容均采用艳丽且详尽的描写，在体查程序、体查位置、细节上也十分相似。《秘辛》成书于明代，远早于《外传》，《外传》的选后体查描写很可能借鉴了《秘辛》的内容。无独有偶的是，《秘辛》末尾也注有一跋记：

> 《秘辛》一卷，得于安宁州土知州董氏，前有义务王子充印，盖子充使云南时箧中书也。然御览诸书亦有秘辛，而略不见，收此特载。⑤

---

① 《明懿安皇后外传》，台湾大学总图书馆藏《帆峭楼》本影印本，《丛书集成三编》第 86 册，第 516 页。

② 纪昀：《纪文达公遗集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435 册，第 197—676 页。

③ 据《贺县志》载："张培仁，道光丁未科张之万榜。即用知县。湖南善化县知县，加同知衔。"（民国）《贺县志》卷 3《政治部 · 选举科目》，《中国方志丛书》第 20 号，台北：成文出版社，第 152 页。

④ 梅鼎祚编：《东汉文纪》卷 4《汉杂事秘辛》，第 76—79 页。

⑤ 梅鼎祚编：《东汉文纪》卷 4《汉杂事秘辛》，第 79 页。

此跋与西湖散人的跋记何其相似。两书不仅选后体查内容相似，连跋记都有异曲同工之处，让人讶异之余，不禁怀疑《外传》作者会不会正是受到《秘辛》的“启发”，改写《明熹宗后》自序为纪昀的“自序”，填入新的内容，再仿《秘辛》之体，在《外传》末尾也附一跋记，假证《外传》为纪昀所作之证据。综上所述，《外传》的自序、跋记均系伪造，该书内容改写甚至抄袭于他书，《外传》内容并不可信。

三、《外传》是何人所写

撇去《外传》作假之事，仅从内容上看，纪昀也不可能是《外传》的作者。纪昀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虽记有不少妖狐鬼怪的异事，但细读《外传》，它与纪昀的一贯文笔并不相符。纪昀所写的故事，一般叙述简洁，不求文辞的华美，更不作细节描写。而《外传》辞藻艳丽，注重细节的文笔，本就是纪昀不喜也不支持的：

> 《聊斋志异》盛行一时，然才子之笔，非著书者之笔也。虞初以下，干宝以上，古书多佚矣。……小说既述见闻，即属叙事，不比戏场，关目随意装点。……杨升庵伪撰《秘辛》，尚知此意，升庵多见古书故也。今燕昵之词，媟狎之态，细微曲折，摹绘如生，使出自言，似无此理；使出作者代言，则何从而闻见之，又所未解也。①

但纪昀是否受到《艰贞记》的影响，才会使《外传》不符纪昀一贯文笔呢？这种推测看似有理，实则没有根据。首先，龚鼎孳的《定山堂诗集》、②《定山堂诗余》、③《定山堂古文小品》、④《龚芝麓先生集》⑤ 均未收录过《艰贞记》，《艰贞记》是否真的存在尚值得商榷。其次，龚鼎孳虽算不上明朝忠臣，但其文采和见识是毋庸置疑的。即便他写了《艰贞记》，作为一位文人士大夫，也不可能会用艳俗的文笔来描写自己曾效忠过的前朝皇后。再次，清代皇帝对前朝帝后采取尊重的态度，如派人保护并祭拜明代皇陵。如此背景下，龚鼎孳身为清朝大臣，断无理由会写出《艰贞记》这般小说。

《外传》的作者究竟是何人呢？从时间上看，《外传》出现并流行于清末，这是一个小说盛行的时期。明懿安皇后被誉为一代贤后，她的死因更是历史上的一桩悬案。在文人眼中，懿安皇后是一位令人惋惜并值得称颂的女性。而清末的中国正掌控在另一位女性手中，那就是慈禧太后。清末复杂的国内外形势，宫闱的种种辛秘传闻，无不是引人揣测和猜想的话题。《外传》可能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，清末文人借贤后讽喻当时政局而写的小说。⑥

《外传》亦或是书商为牟利而编的小说。清末文学家平步青对这类小说有过严厉的批判，其中包括《外传》一书：

> 近日申报馆排印汉唐丛书中之《张皇后外传》凡二篇、《陈皇后外传》附《馆陶公主》……《懿安皇后外传》、《蒋孝廉西征述异记》、《吴宫老狐谈》、《历代丽人记》上下。托名洞庭逸叟、白门啸霞轩主人、青谿居士、鹅湖逸士，实皆馆中人所作。辱及前朝后主，不知是何肺肠？植之见之，不第戟手痛骂而已。⑦

平步青认为《外传》等书均为申报馆之人所编的伪作，虽这种说法略显武断，却不难看出，清末是

---

① 纪昀：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18《姑妄听之四》，第329页。
② 龚鼎孳：《定山堂诗集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02册，第327页—656页。
③ 龚鼎孳：《定山堂诗集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03册，第1页—308页。
④ 龚鼎孳：《定山堂古文小品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403册，第309—387页。
⑤ 龚鼎孳：《龚芝麓先生集》，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卷113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98年。
⑥ 薛洪勣：《晚晴“皇后系列小说”述略》，《明清小说研究》，2006年第3期。该文认为《外传》是清末时创作小说，且与晚清宫廷事变有关。
⑦ 平步青：《霞外捃屑》卷6《玉树庐芮录·书林扬觯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163册，第528页。

一个以历史人物为题的传奇小说的盛行时期，书商乐于刊印此类小说，甚至会找人来编写甚至杜撰这类小说。《外传》也许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，由某些好事之徒或牟利书商编写而成的小说。

四、想象中真真假假的懿安皇后

《外传》内容奇幻色彩浓郁，明显经过了刻意加工并融入了作者的想象，如懿安皇后本乃兜率天司花仙女，先后降世为孝惠张皇后和文宣李皇后，今世为张国纪养女。又如皇后自缢也有杜撰之言，“（李）岩以河南举人降贼，好称仁义。见后年貌在上等册中，叹曰：‘诸珰无良若此。此吾同乡叶，素有圣德，安可使争辱？’城破，亟驰入宫，专觅懿安皇后。……及夕，后使得从容自缢死……岩乃具棺殡诸殿上，拜哭而去。”① 《外传》的可读性很强，又借纪昀之名，顿引清末文人的关注，连同萧穆、赵诒琛这般藏书大家都乐于收藏甚至刻印发行该书。

《外传》之所以受到青睐，还因该书的某些内容确有一定历史依据。如明代确有选秀女制度，“凡天子、亲王之后妃宫嫔，慎选良家女为之，进者弗受，故后妃多采之民间。每新君登极，有选秀女之谣。”② 至清时，选秀女制度愈加完备，“选看秀女。凡三年一次，引选八旗秀女，由户部奏请日期。届日，于神武门外预备，宫殿监率各该处首领太监关防，以次引看”③。明清两代，长时间且频繁的选秀女，绝对是劳师动众之举，选秀女在民间的影响也很大。《外传》的作者会采用颇多笔墨描写选后经过，与这种社会背景关联甚深。对于秀女的择选过程及方法，当时民间一定会有各种揣测和遐想，清末文人尤其是好事者，对于择选后妃更是浮想联翩，书写本朝后妃并不可行，描述前朝后妃则顾忌甚少，这种源于民间的想象正是《外传》诞生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《外传》以真实历史人物为原型，仅凭杜撰难以博得认可。仅以《酌中志》与《外传》比对，如“先帝后中宫张老娘娘即懿安皇后也。河南生员张国纪之女。天启元年夏，大婚礼成之后，客氏惮后贤明，遂于宫中捏言，后非国纪之女云，是重犯孙二之女也。”④ 《外传》也采用了此记载“时有河南人孙二者，重犯辟，在狱中。进忠诱以重利，使言皇后实己所生，犯罪后，与张国纪为养女。客、魏复于宫中潜播流言，并衍之于帝，谓罪人之女”⑤；又如“天启三年，张娘娘觉孕。客氏、逆贤乃逐去宫人之异己者，故托不更事之宫人答应。一日张娘娘偶腰痛，受捶过度，竟损元子睿胎。”⑥ 再如“坤宁宫近侍陈德润，逆贤名下，口诇后动静，客氏、逆贤惮后”⑦；《外传》均与《酌中志》所记相同。但这并不让人意外，只有将一些真实的历史记载，如选秀女，如太后负责挑选皇后人选，⑧ 如选后需筛选⑨，同野史、神话相结合，并杂糅入作者及民间的想象，才促使《外传》成为了卖座的小说。《外传》所述的懿安皇后是清末之人想象中的一代贤后形象，绝非历史中真实的懿安皇后。

---

① 《明懿安皇后外传》，第 509—512 页，第 515 页。

② 赵翼：《廿二史札记》卷 31《明代选秀女之制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453 册，第 582 页。

③ 《国朝宫史》卷 8《典礼四 · 宫规》，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 657 册，第 144 页。

④ 刘若愚：《酌中志》卷 8《两朝椒难纪略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437 册，第 468 页。

⑤ 《明懿安皇后外传》，第 512 页。

⑥ 刘若愚：《酌中志》卷 8《两朝椒难纪略》，第 468 页。

⑦ 刘若愚：《酌中志》卷 22《见闻琐事杂记》，第 568 页。

⑧ 据《明实录》载：“癸亥。礼部奏，奉皇太后懿旨选后。请命司礼监择公正内臣，分道选求，从之。”《明世宗实录》卷 10，嘉靖元年正月癸亥。

⑨ “慎选后妃，必名家淑质，足称母仪，然后入正中宫。”《明武宗实录》卷 5，弘治十八年九月戊申。